# 春秋集傳

#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婺源汪　紱雙池纂

烏程盧蓀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瓞園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鈞

襄公上（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四歲矣內外無患而脩即位之禮）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左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胡傳曰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愚按諸侯為宋討賊宜有與辭而書之其辭平者不請討於天王又不歸罪人於京師則無足與也然不書以魚石歸不以私歸累其討罪之善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鄭地左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衞侯次於戚以為之援按此則可見諸侯之眾輯矣行師之律整而布置有法矣書伐書次蓋與之也侵楚及陳不書者不以潞師掠境累其伐鄭之正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胡傳曰楚人釋君而助臣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於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鄭本為楚以其君親集矢於目之故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諸夏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是以不削之而不書也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邾子

來朝公立成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亦公故也

胡傳曰簡王崩赴告已及則宜門所問先後而奔喪矣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

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愚謂縱使王室不赴諸侯甯不知之況赴告已及而不奔喪乎

庚寅靈王元年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速葬鄭師伐宋從楚令也夏

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齊姜也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

困胡付二反○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

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

卒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按晉宋侮師著眾也鄭侮犯宋故

宋亦盛師衛書其卿將尊師少也用眾以侵無名也其無名何伐喪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

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按此則主乎城虎牢之謀也下書列卿會戚城虎牢著其謀之定於此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速葬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即制邑鄭之險也左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夫鄭棄諸夏固楚之從屢伐宋國以助叛臣是不可以不討然鄭君之卒猶未踰年諸侯不恤其喪而動大眾以侵伐之久城其險阻以偪之諸侯則已甚矣夫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失無人不懷鄭人不服晉不能脩德行禮以懷柔之而唯力之逞以城虎牢雖獲鄭成何以服其心乎宜其方服而還貳也書列卿再會以遂城虎牢見諸卿

之成謀以力逞也邃之爲言遽也遽奪其險以偪之著其暴也虎牢不繫之鄭見鄭之不能守也先王所賜先君傳之而已不能守則亦無以有國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受賂非死罪也而殺之之子重子辛以偪故而殺之也

辛卯靈王二年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益強也

公如晉

父母之喪末終而如晉短喪也且喪卽終亦當朝王不當朝晉事伯謹矣其如無王何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朝而及盟信不足也長「晉地盟不於國都而於長樗晉侯之禮於公也以及之者結於大國亦魯志也

公至自晉

告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衛地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於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胡傳日同盟有三例一則王臣與盟而書同一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一則惡其反覆而書同但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于洮于翟

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阿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於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王之盟楚秉疾立復封陳蔡而諸侯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與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悖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愚按胡氏引據詳明三盟信為同病楚矣然齊以難為不協而盟彰外吳以道遠多難而卒不至鄭為虎牢之偪故暫同盟而還復叛去魯及邾莒亦隨復兵爭則以為果同病楚亦未盡然也晉為此盟以鄭服故且欲會吳是未同者同故曰同也而齊有貳心吳亦不至則同者之究難強同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未召陳會而陳自來故曰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

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愚按此之大夫相與盟益以諸侯既盟而後袁僑至因復使大夫及之盟耳然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非正也春秋始而諸侯反諸侯盟繼而大夫及諸侯盟繼而大夫及大夫盟然猶曰君不在而臣攝也至是則其君咸在而臣自爲盟矣然猶曰爲袁僑也後此溴梁之會諸侯不盟而大夫自盟此國命之所以斷移而日下也夫

秋公至自會告廟冬晉荀罃帥師伐許討其事楚而不會雞擇也然而小國難矣

**壬辰** 靈王二年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卒子哀公溺立胡傳曰午襄公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後世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偏諱嫌名則亦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矣愚按周禮有諱敬鬼神之道不斥名耳非一切避之而不言也金縢篇惟爾元孫某先儒謂周公冊祝本作元孫發成王捧讀之乃代以某字諱

之是也然亦既死卒哭而後諱後世乃生而諱之失之又甚矣異哉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罃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公妾襄公生母也

**葬陳成公** 不日常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自成風而後妾母皆成夫人矣踰月而速葬則以襄公幼而大夫慢故也

**冬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爲晉侯許之按君爲生母無服以重嫡也定姒之死成以夫人則二嫡矣既成夫人則當以母服服之乃方踰時而遂如晉是彼此皆非禮也

**陳人圍頓** 圍則非師少其稱人貶也暴小以挑大也言不量強弱矣陳請會於雞澤楚何忌侵陳陳師於繁陽晉韓厥患之謂陳近楚而遠晉晉力又不及故也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臧武仲告之謂楚禮陳而陳不聽也夏楚彭名侵陳經不書殆怨楚也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越三年而有逃歸之辱然則當服楚乎曰非然也然攝於強大之問楚亦未可絕也君子貴自強耳今勃然而圍頓是挑之怒也○是年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績於狐駘經不書蓋曾史闕也或魯人諱之也

癸巳 靈王四年

五年春公至自晉告廟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傳穆叔覿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然則禮乎曰非禮也鄫受王爵列於五等諸侯不能自立夷於附庸是隕越也魯無王命而請屬鄫於晉以鄫世子比之內臣亂王章也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此匪風下泉所以興歎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善道吳宋間地也不曰及非魯衛志也曰會吳會主於為吳也

秋大雩左傳曰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子於是乎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左傳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

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按吳稱人始能行中國之禮也吳不殊會慕諸夏而來會則非諸夏之會吳也傳言盟於戚而經不書盟終不欲以晉之通吳為得計而因諱斯盟也公至自會告廟冬戍陳德威之不立而戍之無益也然亦足以見晉伯之能勤矣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按陳之不能貳楚非理也勢也楚禮於陳而陳恃晉不量力也經書楚公子貞帥師伐陳無貶辭恕之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善諸侯也戍之而又救之勤陳至矣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按左傳會于城棣救陳公不及會及於救陳故不書會而以救陳至而辛未季孫行父卒子宿嗣

甲午　靈王五年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孝公匄立夏宋華弱來奔宋以不勝官逐之秋葬杞桓公不月畧也滕子來朝始朝公也莒

人滅鄫左傳鄫恃賂也蓋恃魯而不備莒故爲莒所滅舊謂莒女有爲鄫夫人者無子有女還嫁於莒有外孫鄫子娶後夫人而無子立其外孫故書莒人滅鄫胡傳據以爲義然鄫世子巫明見於經則非[illegible]子而并晉請屬鄫邾莒伐鄫魯有狐駘之敗後此九年莒人以長來[illegible]以疆鄫田及昭公四年魯乃取鄫則鄫爲莒滅明矣人[illegible]公穀多訛傳之說胡傳亦多失之不考

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且聽命始爲攻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惡齊侯也

乙未靈王六年

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舊註謂古啓蟄在寅月四月則卯月爲後時也魯郊以祈穀此可徵矣但未卜郊不稱牲此恐牲字誤

小邾子來朝亦始朝公

城費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胡傳曰文子相三君忠於公室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安

與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自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報公孫剽之聘八月

螽為災也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尋成公二年孫良夫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書圍見己暴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于軌反○鄬鄭地左傳楚子囊圍陳會於鄬以救之經不書救者不成救也以陳侯逃歸故也上書圍此書會則會為救陳可知所以善諸侯之志而罪陳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七報宋南二反○鄵鄭地左

傳曰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曰不書弒為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於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穀梁傳曰不言弒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愚謂此疑案也以為非弒則三傳皆有據矣以為

弑而不書弑則隱其君而失弑君之賊孔子不若是迂也前此二年鄭成公卒晉宋衛使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不可及是冬城虎牢鄭人乃成自是之後中國會盟鄭無不與簡公既立明年又與於邢丘之會及楚人討鄭之侵蔡而後子駟決策從楚然則鄭從中國已非一日不待於鄭而始翩然改從而從楚之謀則始終出於子駟鄭伯之見弑於子駟良有然也但鄭伯之卒以瘧赴而鄭國又無能討賊以明其罪者簡公之立鄭又未貳則弑之踪迹不明聖人亦只得如其所赴之文而存之以待考耳必欲爲之說焉鑿矣鄭伯如會而書名以下之卒名之以便文也其書如會見鄭伯志也曰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則卒不可知之辭惜之也鄵猶鄭地未出境而地之不淑之意也聖人之所以傳疑也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傳曰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人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命於陳矣不此之圖棄儀衛而逃歸輕棄中國惟

夷狄之懼故書逃歸以罪之愳按陳之從楚久矣成公以不堪楚之求而翻然歸晉揆之時勢非討也揆之義理則當然矣陳不服楚而楚恤其喪鄭不服晉而晉侵其喪則晉之所行亦未有以愈於楚也獨其於陳也則既戌之又重救之而陳不可背晉矣人君承祖宗之傳守社稷之重不思有以自立萬全而動徒以一忿而棄楚又以一懼而舍晉於晉於楚均非義也觀二慶之謀而國非陳侯之國矣然則罪不徒在逃在所以逃也滕文公問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今陳侯在會而二慶使楚人執公子黃陳不國矣陳侯猶欲依晉楚以爲國哉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曰朝且聽朝聘之數若然則是王晉也無王甚矣

夏葬鄭僖公不月略也弒而書葬弒之實不明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

為戮矣按子國子耳子駟黨也曰有正卿則子駟之命也子駟蓋不欲事晉而故爲是謀以挑楚致其來伐以求成耳不然無故而侵楚之與國以挑楚何爲也哉故書人書侵書獲以深貶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衛地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胡傳曰大夫稱人貶也朝聘國之大事也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會魯君在晉而季孫宿會見僭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告廟

**莒人伐我東鄙**左傳曰以疆鄫田夫晉人知討魯之亡鄫而不能討莒之滅鄫莒人是以肆也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子駟不從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晉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夫鄭之從晉六年矣而楚未嘗伐鄭此之伐鄭以鄭人侵蔡挑之也楚以侵蔡討鄭楚有辭矣故書伐鄭無貶辭所以深罪鄭矣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丁酉靈王八年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外赴而內往弔故書夏季孫宿如晉報士匄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也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通僑如以危魯國故成公十六年逐僑如而遷夫人於東宮是年卒於東宮然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其位未絕故成其爲君母也遷之東宮者國之大義嗣君計安社稷不得而私其母也然生致其養死成其禮母子之恩所以自盡也穆姜雖淫未至如文姜哀姜之罪之大故得以全母子之恩享夫人之禮若文姜哀姜則直宜絕之而猶入

桓莊之廟則失之也故魯於穆姜為宜矣然成以夫人之喪而四月而速葬則三桓之不臣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反○戲鄭地時有三年之喪而公以吉禮出會非禮也左傳諸侯伐鄭師於氾令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伯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鄭介居兩大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以亂要之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知武子謂韓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師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夫鄭人侵蔡以挑楚遂棄中國而與楚伐鄭

爲有辭矣伐鄭而同盟鄭服也鄭服則不同者同也已而
復叛則同者仍不同矣不同不於鄭之從楚而卽於此盟
之載書吾不德而要人以盟鄭同
盟而還背盟書同盟交責之矣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
鄭子駟將及
楚平子孔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
盟固云唯强是從且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按此書楚子伐鄭非與楚也言鄭固
可伐也晉楚無足是非罪在鄭耳

戊戌 靈王九年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

柤莊加反○柤楚
地吴子壽夢任柤
而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吴于柤辱諸夏也吴以國舉
劉炫曰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
告神會得以爵書冊吳未嫺諸夏之禮於此
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甫月彼力二反○左傳晉荀偃士匄請滅偪
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
請班師知罃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汝

違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予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予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按諸侯之滅偪陽欲以通吳晉往來之道耳勞師久役殘民毒衆滅人之國以私與人於兵爲危道於事爲不仁以毒楚則無功以通吳則失策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書會吳于柤羞諸侯也書遂滅偪陽疾之也遂者繼事之辭言遂有如此也

公至自會告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偪陽故也宋受偪陽是宋滅偪陽也於是楚人伐宋宋援之來伐之辭矣以偪陽與宋而致楚人伐宋是晉之使楚伐宋也書楚師伐宋所以甚諸侯之滅偪陽也鄭方與晉同盟而又從楚伐宋鄭人之反覆而要盟無益也又可見矣

晉師伐秦前此秦嘗侵晉故知晉報之不書卿以報復微之書師言用衆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莒爭鄆田故左傳曰間諸侯之有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傳諸侯伐鄭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己酉師於牛首夫侯因之世子攝事以會宜從附庸之君繼大國孤卿之後今以其先至而遂列於滕薛之上豈禮也哉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產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按書盜言賤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不國也三子不稱大夫不足大夫且有罪也執國之柄而身死於盜不能庇身况庇國乎故不足大夫也僖公之卒也未知其故是盜亦有之矣且孰使鄭國失信於兩大而南北交伐以玉帛奔走不遑也故三子者亦鄭人之當殺者也殺有罪故不稱大夫也有罪則曷爲不去公子未絕族也未絕族者鄭人未知所罪不以罪誅也曷爲不言鄭人而稱盜殺之者則羣盜耳三子不死於刑而死於盜故曰鄭不國也

**戍鄭虎牢**

此伐鄭之諸侯戍之也鄭曷爲不

言諸侯之戍之惡諸侯也鄭人不服晉不能修德以懷來之而始則不恤其喪而侵之既又城其險阻以偪之繼又以剮而要盟之其何足以服人乎今玆鄭有內難一朝而喪三卿晉及請侯尚不肯輯師以退以務安靖鄭人而更益兵以戍虎牢以重其困仁人周如是乎故書戍鄭虎牢所以深惡之也城虎牢不繫之鄭而戍虎牢復繫之鄭者虎牢鄭險也而諸侯得而城之則虎牢非鄭有也不然何易也諸侯城虎牢矣而今此復戍之則虎牢本非諸侯有而鄭有也不然何戍也豪右奪人之田倘猶悲之況奪人之險而偪其國乎戍陳不言諸侯憂人之憂以公之者善之也戍鄭虎牢亦不言諸侯偪人於危以非所戍而之者惡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欒黶不可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知武子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按前此楚數救鄭矣經皆不書至此而書救鄭者不得不與楚以救鄭也諸侯滅偪陽以與宋戍虎牢以偪鄭爲暴甚矣故不得不與楚之能救也胡傳曰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偪曾荆楚

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告廟

己亥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胡傳曰三軍魯之舊也僖公之頌曰公車千乘大國之賦也曰公徒三萬大國之軍也然車曰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曰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征伐則諸卿更率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也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合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按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以郊內之兵言也大國之賦千乘此甸乘之賦也古者五

百里之國規方百里以出三軍四郊各去國五十里內爲三鄉鄉出一軍此國中什一而賦之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車一乘此四境之內四郊之外九一而賦之法也三軍之衆三萬七千五百人當用車五百乘故千乘者通一甸而言者也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則魯本三軍可知然而初稅畝作丘甲則貢助之制更而軍賦益亦亂矣故至是而改之不曰初作三軍而曰作三軍者作改作也傳曰各征其軍曰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此改作之實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傳義見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鄭子展侵宋經不書宋向戌侵鄭而書鄭公孫舍之侵宋者著舍之之謀以罪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人侵宋以致是師也左傳諸侯伐鄭齊太子

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
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亳城西亳偃師鄭地也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
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
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
命亡氏踣其國家書同盟者鄭同故也鄭方同盟乃旋復
從楚矣
公至自伐鄭告廟
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
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書楚子鄭伯惡其
君也楚以力爭諸夏使卿不足而親行鄭方同盟而又以
其君肯屈於楚其背華即夷慢神棄信之罪著矣惡其謀
之發而[illegible]於畀也鄭果仗信以同諸夏秦楚其奈我何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
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使叔肸告於諸

侯按自牛首之師至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也夫晉楚之爭鄭本無大曲直之可言但以楚淪爲荆蠻僭稱王號是以君子外之晉本中夏受命襄王使爲侯伯左楚而右晉亦不得已以尊王而存中國耳晉之用師於鄭其橫逆非道亦已多矣然悼公內能修政而羣臣皆劾其謀外能睦鄰而諸侯皆致其力用魏絳之策而和諸戎修民事田以時還伐鄭之師而謀息民務施舍輸積聚此所以能卒服鄭而有成功也人知三分四軍不與楚戰爲知罃之善謀而不知晉侯之修政息民之實有以爲復霸之本矣鄭人之反覆無信至矣及此東門之役悼公乃能信其行成而遂救鄭因納斥堠禁侵掠以德禮懷之是以鄭人遣使絕楚而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人知其爲楚力之屈而不知晉侯之所以要鄭者究不在兵威也不然者城虎牢而鄭未服戍虎牢而鄭猶未服同盟于戲同盟于亳要以明神肆以兵力而鄭終未服至此乃不必同盟而鄭以不復叛此何故哉故趙武盟鄭子展盟晉皆不必書而書會於蕭魚以敘其歡也屢同盟而鄭不同不同盟而鄭同又以見同盟之非所恃也爲鑒深矣

公至自會

告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

人也稱人以執行人言徒爲無禮也冬秦人伐晉以救鄭也不書救鄭不與救也書秦人貶也言黨楚也

庚子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魯邑救台自救耳不足書書救台以入鄆故也胡傳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辭也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季孫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師也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赴也壽夢卒子諸樊立乘即壽夢之合音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報晉之服鄭也侵無名也公如晉朝也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左傳曰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杜氏曰桓二年

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愚按此蓋周之舊典而其事之安危是非則因文可考然魯不朝正於王而朝正於晉何禮之有

夏取邿

邿齊詩○邿分爲三師救之遂取邿不義甚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公卒子康公昭立

冬城防

防臧氏邑也書城防如書城費也雖時亦書重民力惡非制也

壬寅 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子叔嬰齊之子亦卿也使不書介叔老何以書卿不介卿季氏以卿介季氏君矣季氏以卿介蔑卿以自大也經因亦卿而書之表微以著僭也晉人以是輕魯幣而敬其使敬晉有之矣如魯蔑君何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皆列卿而書人左氏曰橋也夫會同主謝而卿僑則人之固其宜也言不卿也此一

會也而或二卿或不卿而諸侯之志渙矣而大夫無顧忌矣而晉霸衰矣人列卿亦以人晉霸也會吳于向向鄭地也吳來在向而諸侯之卿會之也先是楚子審卒吳侵楚楚人大敗吳師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合十三國之卿而爲吳謀楚是勞中國以事四裔也於是范匄數吳之不德而退之然已僕僕矣故書曰吳會吳于向殊會之焉謂中夏爲已倲卑也且晉人數吳之不德而晉不嘗侵鄭喪乎責人而不本之己無怪乎諸侯之事晉不如昔者也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執戎子駒支以爲言語漏泄是會也晉闕賓多故列卿犒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報前此之伐也晉侯待於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魯莒先濟鄭子蟜見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

之遂延之役欒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士鞅反欒黶怒欲殺士鞅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不書隋也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此報怨也以勞諸侯列將之情晉霸之衰也特人列卿以著之人列卿亦以人晉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不禮於孫林父甯殖二子怒孫林父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人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收公徒於阿澤子鮮從公魯侯使厚成叔弔於衛厚成叔歸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郲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士也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夫衛侯下蔑其卿上暴其母則誠有罪矣然而出奔不名則經不以罪罪衛侯母乃其臣實甚也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冊曰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然則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列國之史
皆然而春秋獨不然者豈聖人顧舍其臣而君是責哉考
之於經則凡臣逐其君者皆以自奔爲文未有書某某出
君者其君之有罪與否則以名不名別之非舍臣而君是
責也内君出則書孫外君出則書奔聖人之志不以臣出
君存上下之大閑也至於弑乃不得不書某某弑其君所
以嚴鈇鉞也人臣之事君也可予可奪可生可殺而不可
使爲亂今君一不禮其臣而爲之臣者遂據其私邑并帑
於戚嚴與君爲敵國焉已乃再殺君使追敗君徒以逐其
君而猶曰其君實甚此孟子所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
作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以自奔爲文則誅亂臣賊子
之法不以隱乎曰衛侯之出不名則非罪也非罪則何以
出而出之者之罪乃可見矣此書衛侯出奔下書孫林父
出會列卿于戚則出君者非林父而譏此所謂微而顯也
然則爲君者顧可以肆然民上乎曰爲君而至於出奔人
君亦可知所懼矣然則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者何歟曰君非桀紂不可謂之
獨夫臣非湯武不可以言放伐此衛侯者未見其必有傾
覆社稷之大過也孫林父甯殖未聞其有伊周反復之訓
也孟子不云乎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莒人侵我東鄙報入鄆也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報吳之侵也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冬季孫宿會晉士匃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傳曰謀定衛也林氏曰於是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會晉於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也愚按此會弑君之賊而列之卿無者何列卿書名特以表孫林父也表孫林父何林父出君也列卿會林父而定殤公剽焉列卿皆林父也

癸卯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邑尋亳城之盟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王臣劉康公之子也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胡傳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孔氏曰天子無外所命即成故不書逆女夏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晉伯衰而齊橫也成魯邑救成自救耳自救而書者以至遇書也遇亦魯邑至遇不至救自救且不至譏之也畏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也城郛非計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不書朔食晦日或官失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傳邾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按邾莒之犯魯蓋恃齊命也魯屢受伐而不校畏齊也然不爲忿兵而待請於方伯則魯之善守不以屢見伐於人爲辱矣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速葬不禮於先君卿强而君弱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湨古闃反○湨水名在晉梁橋也父喪速葬而吉會諸侯晉彪之無父也諸侯咸在而大夫自盟又以見大夫之無君也

戊寅大夫盟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之逃歸於是叔孫豹會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林氏曰凡伯在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次而下盟匽會匽則有斥言諸侯而不敘自襄而下湨梁之會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胡傳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匽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爵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盟何也諸侯失政而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皆使大夫專之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愚按此盟荀偃命也荀偃命之盟則盟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而直曰大夫也齊高厚逃歸不書列君而大夫逃則不足書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晉人命歸

侵田以我故執郲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按郲莒伐魯侍齊楚也齊通楚而數伐魯晉伯衰也晉不自反所以致討之由又不能於齊而徒執小國之君非伯討也曰大夫之盟荀偃一怒耳此執郲莒之君亦是荀偃曰執之則執之耳故書曰晉人又不歸京師而以歸皆罪辭也

齊侯伐我北鄙

齊再伐魯

夏公至

自會

告廟

五月甲子地震

紀異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林氏曰鄭非主兵也則曷爲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按許人請遷已而中悔許可伐也然可伐有甚於許者衛孫林父甯殖逐君立剽則可伐而不伐而又會戚以宅之齊環横暴屢伐鄰國則可伐而不伐而徒執郲莒之君甘視伐許孰爲輕重乎益荀偃季孫之徒皆有無君之心實與孫甯聲勢相倚是以成林父之逐君而湨梁之會與大夫盟君若贅旒伐許之役荀偃專之其無君之罪著矣故莒子郲子之執君在則書晉人言不執甯殖而執莒子郲子也於伐許之役君不在則

推而屬之鄭伯所以定君臣之分且曰晉非伯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齊三伐魯矣左傳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時過也

冬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朕圜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襄公下

乙巳 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居登反○宣公卒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 無伯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買孫氏之黨也伐曹取重丘曹人訴於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魯邑齊四伐魯 齊高厚帥師伐我

北鄙圍防齊五伐魯君臣同惡也齊人未能得志於魯魯不與成也左傳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紇至於旅松鄭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九月大雩時過也　宋華臣出奔陳臣華閱之弟暴其宗室宋公逐之　冬邾人伐我南鄙齊故也晉令不行於小國矣

丙午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胡傳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侵曹故也石買侵曹非石買也晉不能救曹討衛執林父之父子乃囚石買之來使而執石買故特書行人非所執也言以人執人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齊六伐魯至是而書齊師見齊之六伐其君其臣皆恃其衆耳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左傳晉侯伐齊會於魯濟齊侯禦於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范宣子告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齊侯齊侯恐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諸侯入平陰遂從齊師圍齊齊侯將走郵棠太子斷鞅以諫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按圍而書同者見齊環横暴宜爲人所同惡也諸侯書爵非與也亦以齊同可圍耳然齊屢加兵於魯來閒其有他及而邾莒實黨齊悉令亦同圍齊者非諸侯實同心惡齊而皆知伐義也亦晉魯以威力挾之耳書同圍齊者謂固當同圍之也亦散辭也不與晉以能伯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強之子庚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子庚門於純門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按書辭無貶者子庚知節而鄭實啓之故也

**丁亥**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一作阿祝柯齊地今山東禹城縣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不復敍而日諸侯散辭也

**晉人執邾子**左傳以其伐我故也既間於闈齊矣而又執之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漷好虢反○漷水在魯界上下流入泗左傳晉人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取者非所取也曰邾田則非我故田也故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拜師也

**葬曹成公**畧也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齊未成也晉欒魴主師而不書魴非卿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胡傳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眾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墠帷而復命於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境則進退在士匄矣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

侍請者故書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子速嗣齊殺其大夫高厚左傳齊靈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殺戎子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按高厚有可殺然殺不以其罪也書齊殺其大夫崔杼主之也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左傳鄭子孔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夫公子嘉當殺而專則非所殺也退之自君可也討西宮及純門之故則以君命討可也子展子西殺之而分其室則非君討也忌其專而利其室以相攻而君聽之焉故書鄭殺其大夫言子展子西主之也冬葬齊靈公不月畧也城西郛懼齊也非本討齊也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衛地厚結晉也城武城備齊也

戊申 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始成也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蟬善二音○澶淵衛地齊始成也前此再伐而未成至此而來成者以晉伐聞喪而還故服也齊強國也而以禮服故曰招攜以禮稱齊侯非禮也在喪而以吉會諸侯也齊來同矣而不書同誠同矣不必言同也秋公至自會告廟仲孫速帥師伐邾報南鄙也既已會盟而又伐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夫燮欲棄楚而之晉燮之正也然先君有志而不能行燮欲行而身見殺則不揆時勢之過也仁者正誼明道不計功利然君子宜積道誼於躬然後相時而動可也未有以安其身以和其眾而遂將襲義以有為則固宜其及也蔡之君臣不思克自振拔以廣延善國之策而隱忍葸慝卽安荆楚卒之陵夷以暨滅亡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罪蔡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左傳陳慶

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將出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按陳嘗卽晉矣而卒之棄晉卽楚者二慶之謀也今又譖黃於楚以偪而逐之爲陳侯者在會而逃不能有其儀衞無罪而奔不能庇其母弟是國固二慶之國而非其國也特書陳侯之弟所以罪陳侯也蔡履陳黃既不能輔其君以有爲以自立其國乃見偪於楚以出奔矣又不能適他國以求有爲而雪其恥而相繼奔楚何爲也書其奔從又以見二子之辱也

**叔老如齊**釋舊怨也**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也**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也

己酉 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拜師及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閭丘二邑庶其之宋也時公猶在晉而季孫受之專也左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胡傳曰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名微也其以事接

我則書其姓名謹之也莒慶以大夫而即魯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名謹之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告廟

秋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欒黶娶於范宣子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日食有常度然以陰掩陽事出於變故先王必致謹之以反身脩德敬天之至也舊歲之十月日食矣未朞周而再食焉九月之朔日食矣方踰月而又再食焉以為司曆過歟則日食有象也以為是常度歟何以若是數也然則日之食也殆有不當食而食者矣不當食而食是人事之災祥有以致之也天道遠人道邇日食之確有其應也所不敢知然天道變於上而人胡可不謹也猶父母有疾於身而人子安可不懼也王者德衰而霸興焉霸者又衰而襄

昭以下之春秋不忍讀矣指及戰國終於暴秦嗚呼可哀也哉朱子有言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觀於此有不當食而食者而朱子之言益可信矣

曹伯來朝武公始來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任平聲○商任地闕此錮欒氏也會諸侯以錮亡大夫事已瑣矣而諸侯皆僕僕焉君子謂其爲己侏卑也亡其臣矣而重錮之君子謂其爲己甚也然非諸侯也晉也非晉侯也范氏也列國皆書爵不稱其爵矣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告廟夏四月備時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弓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沙隨宋地復錮欒氏也胡傳曰古者大夫去國不埽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道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教五典厚人

倫也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過矣楚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告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令尹子南侈而庇其私寵楚遂殺之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

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

不月畧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夏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按此則楚人來討也不書楚人殺者殺者非楚人不與楚以能討且陳君在焉也不書陳侯殺者役人殺之非陳侯能殺也役人殺則曷為不書陳人非討罪而君欲與殺之也曷不書盜非討罪而賓討罪則不盜殺之者也二慶罪大矣不去其大夫者何陳君不能君不足庇親而反藉荊楚之力以內討其臣則非所以討罪也故曰陳殺其大夫也及者同

罪以相及蓋首從之謂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歸易辭楚有奉也陳侯之弟也而自楚歸所以譏陳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今山西聞喜縣左傳欒盈自楚適齊沙隨之會欒盈猶在齊是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夫晉錮欒氏欒盈之位絕矣猶繫之晉者欒氏晉世臣且公族也晉卿無公族惟欒氏其族而又刈棄之繫之晉以甚晉也復入六者既絕而復入甚逆之辭也既曰復入于晉而又曰入于曲沃者甚惡之之辭曲沃晉之宗邑而以為欒氏采焉故入于曲沃言據邑以為亂也且晉輕宗邑也此齊納也不言齊納者以穿窬之道入則如其自入耳不以師納也下書齊侯伐晉而自齊可知也胡傳曰常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莫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曲沃之人從盈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忒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禍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不聽遂伐晉取朝歌

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按此應欒氏也齊之從晉久矣至此而無故伐衛伐衛者伐晉之漸也伐衛遂伐晉言晉爲盟主至此而遂爲齊所伐齊嘗服晉至此而遂伐之也所以然者晉自圍齊而後其君大夫嘗出盟會皆無與諸夏之事而讒慝內訌以無故遂其世臣是以蟊盬乘釁而興而齊人之師乃遂得以造少水之上矣爵齊侯而稱伐者非有與也會商任沙隨者此齊侯而納欒盈遂伐晉者亦此齊侯也盟主豈必不當伐而晉於是時則無可伐且釋君而助叛臣齊又非所以伐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一作渝○雍渝晉地在朝歌東書救救盟主也救在魯罪在齊矣盟主待救亦無復爲盟主矣救而書次罪無勇也左傳晉趙勝帥東陽之師追齊師獲晏氂正義以爲東陽之師即叔孫豹所帥者已去而追之雖獲晏氂救之後時亦可見矣

**己卯仲孫速卒**

次子羯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曰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己而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欲立孟羯莊子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氏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孫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使以納請賈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按此則出奔非紇罪也然作不順而施不怨宜其及也季氏私逐大夫魯無君也紇即有罪不及不祀而其請後則齊魯也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所以誅臧紇目言魯有君在也

## 晉人殺欒盈

欒盈入曲沃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

伏之而觴曲沃人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或告范宣子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公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敗欒盈奔曲沃冬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其族黨欒魴奔宋書晉人者討叛之辭也不稱大夫其位己絶也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伐晉不入遂襲莒春秋用師末有書襲者此書襲輕而掩之也言以諸侯而行掩襲之行也雖伐衛伐晉亦皆襲而巳耳臧武仲所謂抑君似鼠也

【王承】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爲晉報朝歌之役也

夏楚子伐吳

脩舊怨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旣盡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左傳齊侯旣伐晉而懼將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且請期秋齊侯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按此則崔杼遂事不書遂所遂有亟於所事者也而崔杼之弒有漸矣

大水紀災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又方月而日食也前日食加以大水而又日食大變末有驟於此者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邢都邢滅而入於衛左傳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傳楚子伐鄭以救齊奕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按諸侯伐齊而不書伐楚救齊諸侯救鄭經皆不書救不足書也自是齊黨於楚陳蔡服之魯衛黨於晉諸國服之各以其黨分南北耳非五霸之舊也以私怨相報復非有匡救諸夏之師也宋之盟肇於此矣

公至自會告廟

陳鍼宜咎出奔楚復討慶氏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按國語舊年穀洛鬬毀王宮齊人叛晉而求媚於王故爲王城郟今年城成魯使豹

入聘且貨城也城郏不書不以告也然齊能爲王城郏而晉之夏乃不在王室故伐齊不書救鄭不書謂其爲已細也

大饑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侯蕪道殺禮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愚謂君子不能必歲之不饑而貴乎有以備饑具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風雨以時自無饑饉此其上也君子制國用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則可以饑而不害此其次也至於饑矣而後議蠲議賑縱使反躬自刻惠澤得以下究亦其下也若乃既無德政又無凶備賑饑蠲賦徒有虛名澤壅於官吏而不流民塡於溝壑而無告則盜賊繁興國用耗竭而滅亡之無日矣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仲孫羯之侵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崔杼見棠姜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欲弑公以說於晉崔子稱疾公問之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鬷蔑皆死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崔杼立景公杵臼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書崔杼罪之在杼也貫畢州綽之徒死不書及其私暱也晏子不能討力不足也然不能輔君於正杜患於微且預知崔氏之謀而不能止又不能去則亦求足爲賢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其臣下亦皆有賂晉侯許之胡傳曰晉本為報朝歌之役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而定其國則方伯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愚按不書伐齊不成伐也崔杼弒君名在諸侯之冊以十二國五等諸侯各師兵車會於夷儀而未聞討賊何以為公侯伯乎故不待貶而貶已深也夫晉本報怨之師即使假義而行君子猶將少之況又受賂而不討乎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師入陳夫鄭君方在會而其臣帥師入陳則兵柄之不在鄭君可知矣入者逆辭言虐小也無君而虐小深罪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此夷儀之諸侯也不敘而曰諸侯惡之也曰同盟則齊同可知矣不同者同也會諸侯同盟而同與於弒君之賊書同盟深惡之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

告廟

衛

侯入于夷儀衛侯衎也晉人逆之使入於夷儀於是兩衛侯矣有會夷儀者有入夷儀者夫二日民二君聖人因之而不敢以著當時名實之乖外也衎不名成其為衛君非鄭突衛朔比也衎衛侯則剽不當衛侯而衛侯可知矣人難辭逆辭國非其國而藉大國之力以處邊陲國有君而復有君其事難其勢逆也

楚屈建帥師帥師滅舒鳩吳救舒鳩不書略外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未成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葛反又作謁○吳子諸樊也名之以卒故也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攻巢之門也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焉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門于巢輕也不書滅非戰而死也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左傳初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冊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求食矣悼子許諾惠子卒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獻公使子鮮

爲復辭敬姒強命之許諾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乃伐孫氏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夫衞侯衎在剽安得君甯氏君之也且列於諸侯之會矣君之而弑之故曰弑其君也爲甯喜若何而可曰父之命亂不可從也喜及事殤公未及事獻公爲甯喜者能誠以格君使剽自孫而復獻上也不則忠以事剽其或有納獻而弑剽者喜也死之亦所以蓋父愆而戚忠孝也若不義其父不欲事剽不黨於林父則委身而退不食其食焉其亦可也既已君之而又弑之欲掩之而益之罪矣甯第以奕君罪哉

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正義曰華向宋辰地不隨己則不稱叛郲庶其莒牟夷郲黑肱以地來奔不稱叛者記事內外之辭也林氏曰凡叛賤者不書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齊高止之子暨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於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衞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者必

不能討者也愚按叛者判也據地之地以與君敵也魚石欒盈不得據者已絕而入不待書叛也林父得叛衛未絕林父林父絕衛而以叛也殤公已弒獻公未復則林父誅叛曰以獻公叛之也甯喜殺殤公攻孫氏孫林父入於戚若不得以叛則林父似為弒君者所逐無以著林父之罪矣惟林父逐獻公而獻公將復歸故林父先據邑以之晉是叛獻公也是可見前此之逐公者孫林父也不以邑不成為叛然書叛者非只戮其專祿也林父未即誅然即使即誅亦書叛也叛必有所附罪累晉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出奔不名入夷儀不名復歸於衛而名之何也以弒君之賊復之也使人弒其君而稱已殺人弒君者猶弒君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無復戚為晉矣故名之可也歸易辭復歸者復其故有位夫絕也然視君不如奕棋亦奕君者復奕而已耳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之子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懲於晉晉戍茅氏衛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敗之復懲於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懿氏邑以與孫氏此

皆卿也何以人之釋君而臣是助不能正晉侯之失則非卿也公及向戌不擇於義而唯晉命之從人二卿亦以人公也鄭良霄何以不人良霄亂人也其後奔許而復入鄭以亂誅者良霄也其與孫氏蔡臭味矣表其為良霄則晉人宋人皆良霄其人也宋後於鄭蔡後至也以至之先後而易常序亂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左傳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見棄而美之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向戌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然則殺世子者棄與向戌主之伊戾讒之而獨斥宋公何也曰父子至親也而讒得以入之宋公惑於婦寺以忍其子也故罪在宋公也

晉人執衛甯喜

左傳澶淵之會衛侯會之晉人執衛甯喜北宮遺使女叔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四之秋齊侯鄭伯如晉請衛侯國子使晏子私於叔向曰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乃許歸衛侯夫甯喜弑君法所當討而書晉人以執者人晉君言甚於甯喜也晉非討甯喜之弑君討其納君耳非討其納君不討其攻孫氏耳庇叛君者執納君者因納君者并執其君不君執甚焉故曰甚於甯喜也欲不使六卿分晉不可得矣不書執衛侯者衛侯衎不君不能其臣以自辱也亦不過北宮遺類耳不足書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卒子悼公立卒于楚外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伐鄭夫前者許請遷於晉不果吾遂及鄭人伐之是不能庇小而虐小也許於是以死請伐鄭於楚許男忿也然楚哀許男之死以伐鄭則猶似有抑強橫恤小寡之心爲愈於晉人矣故稱爵以伐而下書葬許靈公殆與楚也

葬許靈公伐鄭而後葬終其志也不月不日藉荊蠻以快其志略之也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武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齊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會者凡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齊宋私屬皆不與盟於宋宋地主也經是以但序九國楚先晉歃而經先晉不使夷狄先中國也陳在衛下者當時主會者以意爲先後也林氏曰晉楚始同主夏盟是南北二伯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按西門之盟春秋猶諱之末幾而子反敗盟中國猶有望也至向戌爲此盟而南北之勢成不可爲矣則欲諱之焉而不能諱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遂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夫甯喜可殺也然在衛侯不當殺喜也衛侯亦可殺喜也衛非以罪殺喜也稱國以殺免餘之徒與於殺之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託於木門不嚮衛國而坐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穀梁傳曰專喜之徒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

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衞專之去合乎春秋懸按稱衞侯之弟者一以罪鱄之不能納兄於正以自危其身一以罪衞侯之賞罰無章而不能有其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穀梁傳曰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左傳曰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何故視之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愚按豹云者蓋承上之會宋而言故不氏省文耳抑或者亦以貶諸侯之大夫也以豹及者天下二伯莫之適從則以內及之也散辭也不曰同盟二伯無復同也會盟同地而再言盟於宋者惡之斯盟也惡斯盟者率諸夏以事楚也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諸侯之大夫皆至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人於宋何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叔向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叔向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然則會先書晉所以厭之也盟

不敎列卿掩之也爲中國羞也林氏曰自茲以後晉不主夏盟矣號之會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至鄭陵則齊主諸侯至皋鼬則尋及諸侯晉之不足主夏盟自宋始胡傳曰自是中國諸侯南鄉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纂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以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而後至遂辭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功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恆燠也夫日食則陽不勝陰也無冰則陰不勝陽也陰陽交愆時事可知非一方一國之祥已也左傳以舊年十二月日食辰在申爲再失閏則或此之故然則春無冰而夏反有冰矣

**夏衛石買出奔晉** 甯氏黨也

**邾子來朝** 左傳曰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早也

**仲孫羯如晉** 以宋之盟故告將如楚也王之不王也臣如京師而君如齊晉伯之

不仞也臣如晉而君如楚好豈不來告而經不書齊人殺其大夫崔杼者崔杼當討之賊而慶封則賊之黨春秋之意蓋不使賊得以討賊故略之也慶封好田嗜酒委政於其子舍盧蒲癸王何自晉莒反府臣於慶舍舍髮之使執寢戈而元後之二人門嘗祭而以戈殺之慶封自田歸伐公宮不克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乃奔吳吳何餘與之來方

**冬齊慶封來奔**售年慶封因崔氏有子之難而滅其家崔杼自縊齊魯方

**十有一月**

**公如楚**宋之盟故也林氏曰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此是故書公朝王見王室之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子景王立左傳靈王以十一月癸巳崩來赴亦不書至是王人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不書葬諸侯不臣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公卒弟郟敖立自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杜氏以爲日誤胡傳以爲閏月之驗按舊歲再失閏一歲不容置兩閏是舊歲置閏今歲又置閏未可知也周閏皆歲終春秋併閏於終月

丁巳 景王元年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襚

公惠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胡傳曰歲首公在他國者有矣此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侯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過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夏四月葬楚子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郟敖即位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閽弒吳子餘祭**

祭側介反○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按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閽髡者守積則刑人未嘗不收齊之天子諸侯皆有寺人之官而戴記曰刑人不在君側蓋人君出警入蹕日

親賢士大夫閽寺之賤安得而近之安得而弑之乎近刑
人者近之也閽弑吳子餘祭吳子輕也餘祭卒弟夷昧立
夷亦作餘矣
人夷餘音同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
杞出也故治
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衛太叔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鄭太叔吉曰若之何哉晉不恤周宗
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大杞爲王者之
後人子之答豈不宜加恤焉而順承母意以庇其母家亦
不得謂晉平之過也獨是晉主夏盟名曰以屏王室乃大
王崩而諸夏旅見於楚及周葬靈王鄭使務者往會晉則
涖若閔閭適者衛侯方卒不恤其喪而勒其老以工役之
市則以是數者視之城杞孰輕孰重乎故曰不恤周宗之
闕而夏肄是屏也卿以轄君於正晉卿不能有正於君而
列國之卿知其爲甚而猶俯首以從列卿無貶辭亦見卿
之不
卿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公享范獻子展莊
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
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
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民非公民國非公國矣

杞

**子來盟**左傳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子使札來聘**通嗣君也蓋餘眛之立也札吳子之弟君稱爵臣稱名吳始進於中國也不稱公子未盡同於中國略之也君未踰年而出聘非禮也於吳無讓矣○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以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將不從先君之命歟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弒吾兄吾又弒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或問季札之事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何如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受被按此以季札事而備考之可耳非經義也**秋七月葬衞獻公**三月速葬**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高止好

以事自爲功且專齊公孫蠆公孫竈忌而逐之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也

戊午 景王二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皮○通嗣君也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按特書世子著其父子之惡也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穀粱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按婦人待傅而行禮之大節倉卒之際尤所宜慎詩曰言告師氏則傅姆之待不獨處女矣左氏譏其女而不婦失之矣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閽其歎入以告王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夫尹劉諸臣殺佞夫而罪天王者毋弟之親臣下得而殺之

而不察其無罪則無以為天王矣否則疑而致之罪是以爭為心而不哀鞠子也凡父而殺其世子必斥其父兄而放殺其弟必斥其兄言忍以賊恩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卿往會葬厚之也從夫諡賢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胡傳日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言復入者位巳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而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

冬

十月葬蔡景公外書葬內會之也葬蔡景公是諸侯使人會弒父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而葬蔡景公者不書葬有望於天下之討書葬無望於天下之討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大夫會于澶

淵既而無歸於宋夫憫宋災而謀歸之財亦善志也縱不果歸財亦曷爲貶而人之乎君臣父子人之大倫非是則無以立於天地之間今蔡般親弒君父人人所得討而列國往會其葬恬然不以爲怪獨以宋災之故而大會十三國之大夫以謀歸宋財何輕重之倒置也乃尚得爲列卿乎故魯卿則諱不書而列卿稱人又明表以爲宋災之故所以直著譏貶以明示天下後世使如小惠之不足施而大倫之爲重也獨是春秋之弒君而不討者多矣魯桓弒君鄭伯會垂而書爵宋督弒君諸侯會稷而書爵齊商人弒君諸侯會扈書諸侯魯宣弒君齊會平州而書爵齊崔杼弒君諸侯會夷儀而書爵楚商臣弒君父晉戰彭衙而書爵則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曰桓宣內諱也餘則討已而不果是猶知有大倫然於受賂而還未嘗不著譏貶也且世子之於君父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以比之弒君又加惡矣楚商臣弒君父以楚之強諸侯或力不能討猶怨之也

己未 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夫君子得正而斃焉于楚宮非正也郎於夷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胡傳曰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對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愚接春秋之子多矣未聞有能以毀卒者而子野以毀卒不既賢於人子多乎是宜有特辭以著其美而經書之無異辭何哉君子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此賢者之過非春秋之所取也然後世之臨喪不哀而飲酒食肉賓客徹慶有如故常也者此又子野之非人也夫

己亥仲孫羯卒子貜嗣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天王之葬不會而會諸侯之葬始而內往會齊晉之葬天

下之無王也繼而滕邾來會內葬天下之無伯也習且不知其非內外皆罪

癸酉葬我君襄公

內外無難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密州傳又作買朱鉏買朱鉏卽密州二字合音之轉也○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按此則是莒世子展輿弒其君密州矣趙匡謂其文當日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耳此說可通然則稱莒人者弒非一人也展輿因弒君而遂立乎其位又未聞其討賊也則展輿亦與於弒矣稱莒人亦以荒夷略之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終